

## 纸春秋 路也专栏

# 长寿和自杀



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

长寿的好处何在?这个问题应该去问问乌龟,它们最清楚。长寿的好处首先当然在于多多地吃喝多多地拉撒,多多地看些世间的热闹,如果更幸运一些的话,活过九十岁,还可以在本行业里熬成大师或者泰斗。《西游记》第一回里写着:美猴王在花果山跟群猴过着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有一天在喜庆的宴席上忽然烦恼,落下泪来,原因是他想到将来有一天终会衰老和身亡,众小猴听到他的解说,一个个都为之将来面临的死亡的死亡掩面悲啼起来。美猴王在这里像个哲学家,他在最欢乐的时刻却想到了无常,为眼前一切不能永恒而悲泣,接下来美猴王就在众猴们的拥戴之下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去寻找长生不老的方子去了。我小时候看到家中老人死去,便在心里立志长大了一定要当一名科学家,研制出长生不老的药来,那时候我的智商跟一只猴子差不多。

我想自杀的意义在于,人类不经过自然的允许,不跟命运商量,就用自己的意志战胜了迟早必将来临的肉体的消失,那等于说,死的事情由我自己说了算,何时去死怎样去死,由我自己来计划和设计。对于一件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我不要坐等,不要由它来控制我,我主动地找上门去还不行吗?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死亡的通缉令早就由上天发出来了,在出生的时候就张贴出来了,只是被真正捉拿归案的时日不一样,或早或晚而已,有的是在六十岁的时候,有的是在八十岁的时候,超过百年的很少。而自杀多么像是投案自首,去掉了捉拿和逃避的麻烦,一切迂回曲折都省掉了,这倒使得一件原本无奈的事情变成了自由意志。这也许是目前人类能够打败死亡的唯一方式吧。西尔维亚·普拉斯认为死是一门艺术,她要求使之分外精彩。由此看来,“活着”真的是一种否定状态,否定自然会带来运动和发展变化,而死亡才是肯定的,是静止和永远的。于是我一直相信,自杀并不需要特别具体和充分的

理由,不一定是遇上了什么失恋之类的麻烦事,有一种天生有自杀倾向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用这种急于求成的方式来掌握命运。

如果想自杀,最好是赶在四十岁之前,这事办晚了,其价值和意义要大打折扣的。尤其对于搞文学的,四十岁以前死去可以叫做天才,九十岁以后死的可以称之为泰斗,而在这中间的岁数上死去,不上不下的,最尴尬了。所以如果一个文人年纪在四十岁以前,他还有自杀的本钱,还有当天才的可能,他想自杀那就趁早吧;如果他活过了四十岁这个界线,那他当天才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那就建议他不要自杀了,他的目标只能有一个,就当泰斗了,那就索性一鼓作气活过九十岁去吧。

如果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来看,“长寿”的反义词不应该是“短寿”和“夭折”,而应该是“自杀”,期望长寿或者选择自杀,这两种态度,很难说哪一种更勇敢。对于谴责阮玲玉自杀是怯懦行为的人们,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你勇敢,那么你倒是先死给大家看看。而长寿,必须忍受生命的凋谢和枯萎,无法阻止地走在穷途末路上,尤其是到了漫长的生命的末尾,活着就成了一天天地在等死了,等着死亡的脚步一天一天地走近,以至于屏住呼吸,已经听到了它的脚步声了。那时候长寿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了,哪怕是论堆和耍赖的勇气。

长寿真的很难,自杀也很难,要么等着死亡找上门来,要么你主动出击去找它,但是那结局都是一样的啊,想到这里便感到悲凉,便萌生出及时行乐的想法来。先把存折上的钱统统花掉吧,老葛朗台之所以攒了那么多金银布匹放在自家仓库里,让它们变成灰灰,那是因为他把死亡这件事情给忘掉了,那些像他一样肯拼命攒钱的人都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

注:此文不是一篇倡导长寿的文章,也不是一篇鼓励自杀的文章,都不是。

## 千年房事 李开周专栏

# 开发商不卖房



朝《祖宗的生活》。李开周,职业撰稿人,编剧,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市》、《食在宋

弄一块地皮,盖一片房子,把房卖掉,回笼资金;再弄一块地皮,盖一片房子,再把房卖掉,回笼资金……这是现代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基本模式。

民国房地产开发与此不同,那时他们基本模式是这样的:弄一块地皮,盖一片房子,把房租出去,回笼资金;再弄一块地皮,盖一片房子,再把房租出去,回笼资金……

也就是说,现在的开发商靠卖房赚钱,民国的开发商靠租房赚钱。

以上海为例。1930年前后,全上海大大小小的开发商多达八百多家,经营模式竟然完全一致,都是每开发一片房屋,都把它们租出去获利。最典型的是大流氓兼大富豪黄楚九,他在1925年前后投身房地产开发,在现在的上海市宁波路一带斥巨资建起二十多幢商住两用楼,底层租给商户开店,上面租给公司做写字楼。这批房产一直被黄楚九用于出租,直到1930年才因为破产而被迫出售还债。

建成而后出租的开发方式有一个优点:回笼资金虽慢,却细水长流,假使开发野心不大,欲望不强并且运营得法的话,只开发一处房子就能保证一生吃喝不愁。但是也有缺点:回笼资金的周期太长,中间时局多变,风险系数偏高。像黄楚九,1927年那批商住两用楼刚建成时,如果他立马卖掉的话,还能赶上黄金楼市的末班车,绝对有大钱可赚,但他像其他开发商那样选择了长期持有并向外出租,结果撞上了经济大萧条,二十多幢楼竟然无人承租。经过黄楚九再三努力,才租出两间房子,一间租

给了电力公司,另一间租给了一家鞋店,其余一排排崭新的楼房全部空置,给黄楚九造成了巨大损失。

不过广大开发商宁愿冒着时局多变的危险,也不走开发即出售的现代路子。个中原因有三:

第一,正是因为时局多变,购房者才纷纷产生了朝不保夕的感觉,花半生积蓄买一处产业,谁知道哪天会让轰炸机掀掉?与其买房,不如租房。像茅盾、鲁迅等人,当年在上海都是高收入群体,都是一直租房,始终没有在上海买一套房子。收入较低的丁玲、沈从文、胡也频等年轻人也是租房。既然市场上的主要需求是租房而非买房,开发商的主营业务自然就成出租而非出售了。

第二,民国税费种类繁多,税率很高,购房者买房,除了向开发商缴房款,以及到财政局缴契税,还得缴过户费、中证费、市政经费、建设特捐、地保盖费……这么多税费加起来,占到购房款的23%。交易税如此繁重,肯定要减少交易,除非万不得已,大伙宁租房,不买房子。

第三,开发商只租不卖是中国传统。在旧中国,商人身上大多有着浓厚的地主倾向:地主买了田地,是为了出租给佃户常年收租的;开发商盖了房子,也是为了出租给房客常年收租的。古代中国的地主不喜欢卖地,古代中国的开发商也不喜欢卖房。直到民国时期,中国民间买房卖房,卖方还被叫作“破方”,这个“破”就是破家的意思,卖房等于破家,很受忌讳。民国开发商之所以出租房屋的多、出售房屋的少,归根结底是受这个传统的影响。

## 心理红楼 吴克成专栏

# 消刺祛火缓怒汤



干,著有《迷声》——西方流行音乐百家》。吴克成,教师,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开有音乐、绘画、摄影、心理专栏若

今年4月5日是美国影星贝蒂·戴维斯诞辰103周年纪念日,不知谁还记得这位“好莱坞第一夫人”。贝蒂·戴维斯行事一向放浪,浑身都是刺,以《红衫泪痕》劝她捧得小金人的名导演威廉·惠勒她都敢用刺扎,其他的人更是爱谁谁,只要她看着不顺眼,从不会吝惜一身刺。她最大的仇家是琼·克劳馥,原因是她爱上了克劳馥的情人。两人的战事一直持续到入土,“九阴白骨爪”之类阴毒的武功统统为其所用,收集起来可以出版一部《戴维斯兵法》。1989年戴维斯去世,人们从她的遗物中发现一张克劳馥的照片,克劳馥的牙齿被涂黑——玉女被她间接破了相。照此形势,估计她到了天堂见到仇家也不会消停,只是她有本事自己摆平,不用劳烦上帝百忙之中出面断官司。

《红楼梦》里的璜大奶奶,身上的刺没有戴维斯多,但真要数起来,估计也要挑灯夜战到三更。第九回《恋风流情友人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里,她的侄子金荣在与秦钟等人的武斗中落了个下风。小孩子摔个跟头,有什么了不起?璜大奶奶却怒从心头起,不听金荣母亲苦劝,非要到宁府找尤氏和秦钟的姐姐秦可卿评理。行装已备好,钢枪已擦亮,就差扬眉剑出鞘。没想到看出来者不善的尤氏说的一番话成了一剂消刺祛火缓怒汤,璜大奶奶主动鸣金收兵,撤回大营,一个屁也没有放——且看尤氏怎么用的药。

与《恋风流情友人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一步之遥的第十回

里,璜大奶奶问起秦可卿,尤氏接过头道:“她这些日子不知怎么着,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来,叫大夫瞧了,又说不是喜……”话也懒得说,眼神也发眩,焦得我不得……你是知道那媳妇的,虽则见了人有说有笑,会行事儿,她可细心,心又重,不拘听见个什么话儿,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她听了这事(秦钟打架一事),今日索性连早饭也没吃……你说我心焦不心焦?”

美国亚拉巴马大学的心理学家道尔夫·兹耳曼研究发现,消除愤怒主要有三种途径,列两种,供各位参考:第一种,在生气时摆脱对方,分散注意力,身处不可能进一步引发愤怒的环境,等待肾上腺涌动逐渐消失,生理水平恢复平静;第二种,获得缓和性信息,质疑和控制触发愤怒的想法。尤氏的那番家长里短,歪打正着成了缓和性信息——所谓缓和性信息,就是生米做成熟饭前兜头的一盆凉水,或者大河就要决堤前空空降下的息壤,它的作用相当于一句佛号,并不一定能惊醒梦中人,却能把当前的大火暂且引开,给被大火烤晕的脑袋腾出再思考的时间,想通了正好,想不通也缓口气,不再像个密度越来越大的火药桶,一触就要炸开。

所以哪位倘若见老婆大人面有愠色,不妨学尤氏软语温存呈上一剂消刺祛火缓怒汤,只是这一招对中等程度的愤怒最有效,倘若女王陛下龙颜大怒,那可是老房子着了火,这剂汤药,救不了。

##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 甲乙丙丁



使生命纹路紧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

排名真难。

刚参加工作就遇到一次活动,从秩序册的排列到桌牌摆放,都是学问,谁正、谁副,谁是副职享受正职待遇,谁又是正职,但因为是转业过来,等于降半级……最后彩排颁奖,一等奖只有一个,但大领导有两位,只有同时上台颁奖,但奖品只一份,势必有一位空手上下,立刻连夜制作获奖证书,而且,还得学习阿里巴巴那位聪明的女仆,给所有的获奖者都备上证书。于是,两位的手里都有了物件,不至于尴尬。甲乙丙丁,谁先谁后,谁的名字念得重一点,都会激起一片涟漪,难怪《睡美人》的故事要这样起头:仙女对自己用的是银餐具而别的仙女用的是金餐具不满,于是准备好了一个恶毒的诅咒……

电影这种名利场的结晶物,更是不能免俗。《风声》导演有两位:高群书和陈国富,出品公司的老板称“他们俩排名不分先后,级别不分主次”,导演之一的高群书称“不计排名,不计酬金”,但海报却得入乡随俗,在内地版的海报上,陈国富在左,高群书在右,算是平行并列;但在台湾版的海报上,却独见陈国富的名字——陈国富的杰作《双瞳》更为台湾人熟悉;在豆瓣的影片资料里,则是陈国富在前,高群书在后——文艺青年们更认可剧本的能量。不过,两地宣传时,却各有主导,内地宣传时,以高群书为主;台湾的宣传中,则要多提及陈国富,《双瞳》和《征婚启事》。

导演毕竟是幕后翻云覆雨手,只要做好自我平衡,轻重先后,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但对演员来说,谁多给几个特写,那句感人肺腑的台词给了谁,可都是明晃晃地露在大银幕上。吴宇森的《赤壁》,十二位主演,个个都有来头,但谁重一点,谁更重一点,台上台下都心如明镜——收回六亿投资,还得靠海外市场,所以,梁朝伟和金城武的戏份和在宣传中占的比重之多,让这部戏成了他们两个人的电影,一个主角是男的,另一个主角还是男的……当然,这说的不是《断背山》。

再早一点,还有《色·戒》,海外预告片里,只出现了梁朝伟、陈冲、汤唯,王力宏贵为男二号,却没有隐身人。可见,音乐虽然是最没有国界的,但要我们的音乐走出国界,还得等些时候。不过等到了亚洲版预告片里,王力宏却排在了陈冲之前。

更早一点的《卧虎藏龙》,章子怡是绝对的主角,但排名上,她还是得列在周润发、杨紫琼之后,不知道是不是这暂时的不公,激发了章小姐的进取心?现在再重拍,即便原班人马,排名恐怕就得重来。

当然,排在前面的,未必就是真正重要的。有男士和一家姐妹淡淡交往,有人当众问:“哪个漂亮?”他答的是不那么漂亮的那位,事后,有懂得洞悉别人内心秘密的人俯身到他耳朵边:“你喜欢的是另一位。”他默认。对真正亲密的人,我们才敢让她受点委屈。